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提要

臣等謹案杜詩詳註二十五卷補註二卷

國朝仇兆鰲撰兆鰲字滄柱鄞縣人康熙乙丑

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書乃康熙三十二年

兆鰲為編修時所奏進凡詩註二十三卷襍

文註二卷補註二卷其總目自二十八卷以

下尚有倣杜集杜諸卷皆有錄無書疑欲續
為而未成也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
前而徵引典故列於詩末其中摭拾類書小
有舛誤者如注忘機對芳草句引高士傳葉
幹忘機今高士傳無此文即太平御覽所載
嵇康高士傳幾盈二卷亦無此文又注宵旰
憂虞軫句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傳注
旰食引儀禮注宵衣考之鄭注宵乃同綃非

宵旦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載徐增一詩本出於說唐詩中所謂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者蓋以維詩雜佛趣白詩多逸氣以互形甫之謹嚴兆鰲乃改上句為賦似相如逸乖其本旨如此之類往往有之皆不可據為典要然援據繁富而無千家諸註偽撰故實之陋習核其大局可資考證者為多如諸將詩第一首早時金盃出人間句注家引漢武故事

茂陵玉盃則與金盃不符或引搜神記盧充
金盃則與漢朝陵墓不相應兆鼃獨引唐至
德中戴叔倫詩有漢陵帝子黃金盃晉代仙
人白玉棺句謂其事必出舊史但古籍散佚
今不可見如斯之類亦往往為舊注所不及
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卷一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遊龍門奉先寺

黃鶴注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時作朱鶴齡注龍門即

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北四

十五里舊注誤引禹貢河東之龍門今削之兩京

新記煬帝登北邙觀伊闕曰此龍門也自古何不

建都於此一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

里左傳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即此

一名伊闕俗名龍門山又名闕口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

一作靈

籟月林散清

影天闕

正異作闕
姜氏作開

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

古效切

聞晨

鐘令

平聲

人發深省

悉井切
中四寺中夜景末二宿寺之情

公遊奉先寺夜宿而作也
張

鍾注三四狀風月之佳五六見高寒之極聞鐘發省乃
境曠心清條然而有所警悟歟王洙注僧史魏太武

始光元年初造伽藍立招提之名朱鶴齡注唐會要官

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

闕提奢唐言四方僧佛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留

提字即今十方住持寺院耳沈佺期記陰壑以冰閉

山北曰陰

謝莊月賦聲林虛籟莊子齊物篇有天

籟地籟人籟師氏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

人籟

梁昭明太子詩月落林餘影曹植詩明月澄清

影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

陸倕石闕銘假天闕於牛頭朱注丹陽記載王茂弘指

牛頭山兩峯為天闕見文選注禹疏伊水北流兩山相

對望之若闕見水經注皆確據也況此本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晉王子年拾遺記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

緯象緯星象經緯也鮑照記雲卧恣天行庚信詩

山深雲濕衣列子一覺一寐庚信詩山寺響晨鐘

梅子真書願深省臣言蜀人師氏曰釋氏有聲聞

緣覺如香巖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

又如道吾聞巫吹角警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

所覺者也詩言發深省其亦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附考杜詩各本流傳多有字句舛訛昔蔡伯世作正

異而未盡其詳朱子欲作考異而未果成書今遇彼

此互異處酌其當者書於本文叅見者分注句下較

流傳各本多所辨証矣如此詩天闕諸家聚訟約有

八說蔡興宗正異依古本作天闕有莊子以管闕天

及鮑照詩天闕苟平圓可証楊慎云天闕雲卧乃倒

字法言闕天則星辰垂地卧雲則空翠濕衣見山寺

高寒殊於人境也蔡條及庚溪詩話皆作天闕引韋

述東都記龍門若天闕為証言天闕迥而象緯逼近
雲卧山而衣裳涼冷也朱鶴齡從之姜氏疑天闕既
用實地不應雲卧又作虛對欲改作天開引天官書
天開書雲物為証則屬對既工而聲韻不失張綆謂
天闕乃寺門觀雲卧猶言雲室杜臆解天闕為帝座
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謂之天闕也王介甫改作天
閱舊千家本或作天濶或改天門俱未安據文翔鳳
樂溪談伊陽之北山即鳴皋之派長殆百里如雲卧
然龍門南直卧
雲故云然耶

四明王嗣奭杜臆曰人在塵囿中真性淪隱若身離
塵表其情趣自別而又宿於其境對風月則耳目清
曠近星雲則心神悚惕此六句一步緊一步逼到夢
將覺而觸於鐘聲道心之微忽然呈露猶之剝復交
而天心見勿淺視此深省語也盧世灌紫房餘論
曰公少遊吳越時必有著作今不少槩見斷自龍門

奉先始或其後自
裁定汰去前詩耶

唐庚子西文錄云五經已後有一司馬子長三百五
篇之後有一杜子美此天生二人以翼斯文之統也
故作文當學龍門作詩當學少陵以二書為根本朝
夕誦讀則趨向正而可以進退百家矣 蘇軾子瞻
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
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法度故可學退之於詩本
無解處以才高而見長耳淵明不為詩自寫其胸中
之趣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
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嚴羽滄浪詩話少陵詩憲章
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
大成者也 又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
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
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用工有三曰
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

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
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又曰李
杜韓三公詩如金鵝摩海香象渡河龍吼虎
哮清翻鯨躍長鎗大斂君王親征氣象自別

望嶽

鶴注公壯遊詩云忤下考功第放蕩齊趙間
乃在開元二十四年後當是其時作

郡縣志泰山一曰岱宗在
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

岱宗夫

音扶

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曾

集韻通作層

雲決皆

瑤細切

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

覽衆山小

此望東嶽而作也詩用四層寫意首聯遠望
之色次聯近望之勢三聯細望之景末聯極

望之情上六實叙下二虛摹岱宗如何意中遙想之
詞自齊至魯其青未了言嶽之高速拔地而起神秀

之所特鍾轟天而峙昏曉於此判割二語奇峭王嗣
與杜臆云盪胸句狀襟懷之浩蕩決皆句狀眼界之空
濶公身在岳麓而神遊岳頂所云一覽衆山小者已冥
搜而得之矣非必再登絕頂也杜句有上因下因之
法盪胸由於曾雲之生上二字因下決皆而見歸鳥入
處下三字因上上因下者倒句也下因上者順句也未
即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虞書東巡狩至於岱宗前
漢郊祀志岱宗泰山也鄭昂曰王者升中告代必於此
山又是山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史記貨殖傳泰山
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子夜歌寒衣尚未了莊子造
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左傳天鍾美於是鍾聚也老
子大制不割割分也孫綽天台賦序天台者山嶽之
神秀曹輔佐對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徐增云山後
為陰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為陽日光先臨故易曉朱
注封禪記泰山東隅有日觀峰雞鳴時見日出長三大
即割昏曉之義張衡南鄉賦清水盪其胸馬融廣成

頌動盪胸臆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雲氣彌漫飄蕩如疊浪層波

對之心胸若搖庾肩吾詩層雲霍峻嶺曹植冬獵

篇張目決皆決開也皆目睚也曹植詩歸鳥赴喬林

周王褒詩絕頂日猶晴沈約詩絕頂復孤圓世說

王珣曰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揚子法言登東

嶽者然後知衆山之灼菟也

盧世漣曰公初登東嶽似稍緊窄然而曠甚後望南
嶽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峯造極而兩嶽真
形已落其眼底及觀又登後園山脚云昔我遊山東
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則是紫升岱
宗之巔而流覽無際矣乃絕不另設專題以鋪張遊
樂亦以望嶽一首已領其要故不必再拈也試思他
人千萬語有加於齊魯青未了者乎少陵以前題
咏泰山者有謝靈運李白之詩謝詩八句上半古秀

而下却平淺李詩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複此詩
道勁峭刻可以俯視兩家矣龍門及此章格似五
律但句中平仄未諧蓋古詩之對偶者而
其氣骨崢嶸體勢雄渾能直駕齊梁以上

登兗州城樓

邵注兗州魯所都漢以封共王餘唐書兗州魯郡屬河南道顧宸注兗

州隋改為魯郡唐武德間復曰兗州天寶元年又改魯郡此云兗州當是開元二十五年公下第後遊齊趙時所作
蔡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之嶽陽縣也
公時省侍故有趨庭句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

一作嶽

平野入青

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公至兖州省侍而詠南樓也通首皆登樓所見海岱青
徐屬述景故以縱目二字起之秦碑魯殿屬近景故以
臨眺二字結之仍在上下四句分截趙汭云三四宏
濶俯仰千里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從來則平昔懷抱
可知曰獨則登樓者未必皆知前漢志東郡秦置屬
兖州隋孫萬壽詩趨庭尊教義晉書庾亮傳乘秋
夜往共登南樓此借用其字張鏡觀象賦爾乃縱目
遠覽傍通四維古詩浮雲蔽白日海岱青徐與兖
州接壤禹貢海岱惟青州鮑照詩平野起秋塵
海賦西薄青徐唐書青州北海郡徐州彭城郡俱屬河
南道唐太宗小山賦寸中孤嶂連還斷秦本紀始
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謝玄
暉詩荒城迥易陰徐摛詩列楹登魯殿王延壽魯靈
光殿賦殿本景帝子魯共王所立後漢書注殿在兖州
曲阜縣城中史記龜策傳所從來久矣隋李密詩
悵然懷古意沈約詩臨眺殊復奇莊子聖人躊躇

以興事薛君曰躊躇
踟躕也玉篇猶豫也

黃生曰前半登樓之景後半懷古之情其驅使名勝
古跡能作第一種語此與岳陽樓詩並足凌轢千古
趙汭曰公祖審言登襄陽城詩云旅客三秋至層城
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廻尅蓋非新里章華
只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公此詩實本於其
祖張綏注凡詩體欲其宏而思欲其密廣大精微
此詩兼之矣考公作此詩時年甫十五
而所作已如此其得之天者良不偶也

胡應麟曰五言律體肇自齊梁而極盛於唐要其大
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
遠此其概也然右丞贈送諸作往往闌入高岑鹿門
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
而後之學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
鬼裁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

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又曰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庭日幽野則林風纖月落餞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珮冷弔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 又曰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以首二句言景對起上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為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詩 李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

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去碑
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濶大後半
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楊士
弘曰律詩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物起或引事起或
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領聯或
寫意或寫景或叙事或引證此聯要接破題如驪龍
之珠抱而不脫頸聯或寫意或寫景或叙事或引證
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此聯要有變化如疾雷破山
觀者驚愕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綴前聯之意
或用事必放一步作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
有盡而意無窮周珉曰古雄而渾律精而微四傑
律詩多以古脉行之故才氣雖高風華未爛陳杜沈
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吁吁覺
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為美漸至開元天
寶李杜群賢迭興國脉既昌文運正盛洋洋乎一朝
聲律頓成盡善自大厯諸家以及貞元學者雖多合

作不無少變元和以後風氣漸衰聲格浸降要亦世
運使然耳周弼曰五言律有四寶謂中四句皆景
物而實開元大厯多此體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
厚之態此其妙也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故此
體當為衆體之首昧者則堆積窒塞寡於意味矣四
虛者謂中四句皆情思而虛也不以虛為虛以實為
虛自首至尾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元和以後用此
體者骨格雖存氣象頓殊向後則偏於枯瘠流於輕
餒不足采矣又前聯情而虛後聯景而實實則氣勢
雄健虛則態度婉輕前重後酌量適均無窒塞輕
餒之患若前聯景而實後聯情而虛前重
後輕多流於弱蓋發興盡則難於繼矣

題張氏隱居二首

鶴注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

號為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意叔
明叔卿止是一人卿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

也是詩張氏隱居豈其人歟此當是開
元二十四年後與高李遊齊趙時作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音爭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

去聲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去聲害朝看

平聲麋鹿遊乘興去聲杳然迷出處昌據切對君疑是泛虛舟

此首初訪張君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此大槩分
段處若細分之首句張氏次句隱居三四切隱居言路
之僻遠五六切張氏言人之廉靜末二說得賓主兩忘
情與境俱化上海朱瀚曰看此詩脉理次第曰斜日
曰夜曰朝曰到曰出曰求曰對分明如畫庚信詩春
山百鳥啼劉琨詩獨坐無伴易同氣相求詩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小序伐木燕朋
友故舊也注丁丁伐木聲王籍詩鳥鳴山更幽王

臺卿詩飛梁通澗道 朱記室詩疊夜抱餘寒 世說
范遠投陶侃宿於時冰雪積目冰雪猶言凍雪冰讀去
聲春秋齊鄭會於石門鄭車僨濟即此地邵注謂在兗
州府平陰縣今按石門不必確指地名公橋陵詩云石
門霜露白亦只泛言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 陰鉅詩
翠柳將斜日 謝惠連詩落雪灑林立 左傳子罕曰
我以不貪為寶 朱注南史載梁隱士孔祐至行通神
嘗見四明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
入手即成沙礫金銀氣殆是類耶地鏡圖凡觀金玉寶
紐之氣皆以辛日雨霽之旦及黃昏夜半伺之黃金之
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 史天官書敗軍之場破
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晏子
春秋可謂能遠害矣 史記李斯傳麋鹿遊於朝闕中
記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世謂鹿仙 世說王徽之
曰我本乘興而行 莊子宵然難言之矣 注宵然杳深
貌 沈佺期詩此中迷出處盧照隣詩桃源迷處所

庚信詩對君俗人眼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虛舟謂空無所繫

唐律多在四句分截而上下四句自具起承轉闕如
崔顥行經華陰詩上半華陰之景下半行經有感武
帝祠前二句乃承上河山北枕二句乃轉下也崔曙
九日登仙臺詩上半九日登仙臺下半呈寄劉明府
三晉雲山二句乃承上闕門令尹二句乃轉下也杜
詩格法類皆如此首句春山二字一讀次句伐木
丁丁四字一讀下面澗道餘寒石門斜日皆四字一
讀不貪遠害乘興對君皆二字一讀知得句中有讀
則意義自易明矣高棟曰七言律詩又五言之變
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肇律體唐初始專
此體沈宋輩精巧相尚開元初蘇張之流盛矣盛唐
作者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賈至王維
岑參當時各極其妙至於李頎高適當與並驅未論
先後也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

興諸作前輩謂其大體渾雄富麗小家數不可髣髴
誠然楊士奇曰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若渾

雄深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裳佩玉之風流出胸次
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拘於法律而亦不
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
其杜少陵乎胡應麟曰近體莫難於七言律五十

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若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
盤而不失迴璇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
絕無參差扭捏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為色宮商角
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
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內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
可太露辭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
廟明堂沈著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大則泰
山喬嶽圓則流水行雲變幻則淒風急雨一篇之中
必數者兼備乃稱全美迄唐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
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

王李之風神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七律能事畢矣
又曰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
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正所
謂正中有變變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
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勦殺未徹不知變主格化主
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
動天隨從心所欲七言近體諸作所謂變也如錦江
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聽猿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字中化境也無
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儀清濁還高下
三伏炎蒸定有無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
看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隔水奏笙簧句中化境也
昆明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秋霜黃碧梧篇中化境
也又曰大槩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邁哀
難挽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

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為百世模二也開元既往大厯繼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王世貞曰正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少陵其所好談以為獨解者七言律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闕鍵有頓挫其意主比主興其法有正揅有倒揅又曰七言律不難於中二聯難於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住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揅者倒揅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猶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詣而神合氣完使之然楊

士弘曰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粗實五言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連珠不斷方妙陸時雍曰工部七律蘊藉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詠味之不盡周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真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厯後聲調實開中晚濫觴之實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

去聲

留霽

王洙作霽一作濟

潭鱣發發

音撥

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邨山路險歸

醉每無愁

此記張氏留飲之興也曰時相見則往來非一度矣邀人句起中四魚躍鹿鳴晚時之景

酌酒削梨留客之具醉歸忘險極盡主人之興矣杜臆杜酒張梨暗用賓主二姓酒本出於杜故云偏勞勸

梨自出於張故云不外求

之子指張公詩彼其之子

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杜

審言詩聖情留晚興

別本作濟潭是指濟水言按前

章云林丘本章云山路則知不在濟水傍矣以霽對春

正切時景

詩齊風碩人篇鱣鮪發發正義以鱣為江

東黃魚今按齊潭中恐無此大魚當依毛傳作鯉為是

發發盛貌

謝靈運詩萋萋春草繁詩呦呦鹿鳴蘇

武詩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急就篇注古者儀狄

作酒醪杜康又作秫酒魏武帝樂府云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

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謝靈運詩得

性非外求

沈炯詩火炬前邨發

楊炯詩山路遶羊

腸全大鏞注莊子醉者之墜車得全於酒末句暗用

其意公夔州詩醉於馬上往來

輕是忘憂良法

詩醉言歸

張綆曰前詩但述隱居孤寂以美張氏未言相留款
曲之情故次詩盡之可見古人作二首者不徒然也

鰲按此兩詩非一時之作玩首句時字末句每字可見黃常明詩話曰杜詩多用經語如車麟麟馬蕭蕭鯉發發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陞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非造語膚淺不類耶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鶴注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後作充與

齊為隣至兗則至齊也朱注唐書府州各有法曹參軍事海錄碎事魏置理曹掾法曹也邵注

唐志瑕丘山東兗州府治也石門山名在兗州府平陰縣與瑕丘相隣境鄭是官於瑕丘者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去聲鞍馬到荒林

一作去能吏逢聯壁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去聲好泓下

亦龍吟

首聯點石門次聯點劉九三聯點宴集橫吹龍吟極言開筵張樂之盛亦應秋水清句潘岳

秋興賦藻秋水之涓涓兮

盧思道詩秋水見底清首

句翻用之東據詩深谷下無底

王彪之詩散懷山水

蕭然忘羈

顧宸云公為客鄭乃主人謝惠連詩眷眷

浮客心

洙曰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有椽言其有

所負荷也

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為都掾史至今稱

古掾曹

堪方生風賦轉濠梁之逸興阮籍詩鞍馬

去行遊

謝靈運詩荒林紛沃若後漢書曹騰字季

興桓帝時封費亭侯

種嵩効騰騰不為纖介嘗稱嵩能

吏聯璧兼稱劉鄭晉書潘岳夏侯湛美丰容行止同

興接茵人謂之聯璧南史韋孝寬從荊州刺史源子恭

鎮襄城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甚密政術

俱美荊部吏人號為聯璧楊慎曰華筵直一金有典

則可無典則俗張率白紵歌列坐華筵紛羽爵班彪

王命論所願不過一金史記平準書一金黃金一斤漢

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淮南子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李百藥詩晚來風景麗

晉書橫吹有雙角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古今樂

府橫吹羌樂也樂纂曰橫笛小篳也江淹橫吹賦樹嵒萼水泓澄說文泓水深處晉書鼓角橫吹曲蚩尤

氏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鼓角為龍吟以禦之馬融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伐竹吹之聲相似

與任平聲城許主簿遊南池鶴注唐志任城為兗州

至兗州時所作唐書任城漢縣隋屬兗州一統志南池在濟寧城東南隅今淤塞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一作集小船晚涼草堂本作來看平聲洗馬

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一作句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

露遙憶舊青檀

善記節候此詩晨朝降白露明日白露

節也秦州詩露從今夜白今日白露節也遙憶舊檀

蓋當秋而動鄉思矣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周

禮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深四尺謂之溝廣深八尺謂

之洫詩鄭風俟我於城隅庾信詩小船行釣鯉

沈佺期詩高樹晚涼歸左思魏都賦刷馬江州刷即

洗馬也劉劭七華漱馬河源漱乃飲馬也左思蜀都

賦彈言鳥於森木潘岳詩鳴蟬厲寒音武陵記三

角四角曰芟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

猶葵之隨日也呂氏春秋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蔡邕

述行賦遘淫雨之經時蒲有二種陳風彼澤之陂有

蒲與荷蒲乃水草其質柔弱故至中秋而荒殘也王風

不流束蒲乃蒲柳屬木本與此不同詩八月萑葦

夏侯湛詩昌晨朝兮入大谷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

寒蟬鳴世說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曰

青瑣我家舊
物可特置之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鶴注許即任城許主簿當是開元二十五年至兗州

與許遊南池時相先後今詩云東嶽雲峯起則是
在兗州甚明魯豈年譜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
在洛之首陽祭遠祖則至兗在二十九年之前
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非蓋是年公在長安
矣走邀遣人持詩往邀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

一作溪

魚座對賢人酒門聽

平聲

長

丁大切

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

到堦除

單復注上四對雨五六書懷七八走邀主簿
東嶽二句即公羊傳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十四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意說苑泰山東嶽也謝道韞詩我我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庾肩吾詩雨足飛春殿

雲峯入夏池楚辭雲溶溶兮雨溟溟內經太虛寥

廓國語震雷出滯左傳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

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嚴有翼曰幕非巢燕之所此言其至危潘岳西征賦危素

卵之累殼甚立燕之幕巢丘希範書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蓋用此意邢昺春宴詩簷喧巢幕燕

池躍戲蓮魚謝瞻九日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却是誤用其文杜詩震雷翻幕燕則仍合本意矣老子

驟雨不終日始皇本紀八年河魚大上注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杜詩博議汝南先賢傳葛玄書符著水中

大雨淹注復書符投水中須臾落大魚數百頭暗使此事全大鏞注明萬厯丁酉楚墩子湖忽龍起是日雨如

傾魚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得魚慈水姜氏曰驟雨落河魚與細雨魚兒出照看自明雨細則魚浮而上淦雨

驟則魚落而潛伏也 魏畧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
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 陳平傳平家
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 吳都賦流
汗霖霖而中達泥濘 襄陽兒童詩時時能騎馬 景

福殿賦堦
除連延

已上人茅齋

鶴注梁氏編在天寶十二載避山東
時作然舊次與洛兗所作詩先後當

是開元二十九年間 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
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
人 胡應麟曰已上人歐公作齊已非也已與
貫休同出晚唐乃鄭谷輩同時何緣與杜相值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

蓮搖白羽天棘蔓

徐鉉家本作
蔓舊作夢非

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

支遁詞

首聯領起中四枕簟茶瓜茅齋之事江蓮天棘

支遁此已公蓋賦詩而作謙詞也

搖白羽狀江蓮之

飄動蔓青絲狀天棘之蒙茸

漢許皇后傳幸得免離

茅屋之下

陶潛詩乃賦新詩

荀子枕簟之上朱注

簟竹席也自關以西謂之簟或謂之遽篠

晉書陸納

為吳興太守謝安詣納所設唯茶果而已

神仙傳葛

玄為客設生瓜

杜臆遲謂留客之久

鮑照詩留我

一白羽注白羽扇也朱注華嚴會玄記青松為塵尾白

蓮為羽扇董斯張云白羽如值其驚羽之羽狀蓮之迎

風而舞舊解作扇非

鄭侯升稅言曰冷齋詩話以天

棘為楊柳蔡夢弼注以天棘為天門冬羅大經鶴林玉

露則引佛書云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絲

故云天棘夢青絲其說牽合難從考鄭漁仲通志柳名

天棘南人謂之楊柳庾信詩岸柳被青絲亦一證也楊

慎升菴曰鄭樵之說無據柳可言絲祇在初春若茶瓜

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陰濃不可言綠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綠王瓜不可言柳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棘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朱注杜田正謬夢當作蔓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門冬一名顛棘以其刺故也然不載天棘之名疑是方言本草圖經天門冬生奉高山谷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亦有澀而無刺者其葉如絲而細散以此考之天棘為天冬明矣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齊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通陸單詩信解愧難酬

房兵曹胡馬

鶴注房兵曹未詳何人以舊沙先後當在開元二十八年間朱注唐

書諸衛府州各有兵曹參軍事

胡馬大宛

於爰切

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

輕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黃生曰上半寫馬之狀下半贊馬之才結歸房君此作者詩法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故云

鋒稜瘦骨成

無空濶能越濶注坡託死生可臨危脫

險下句蒙上是走馬對法

張綬曰此四十字中其種

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李陵書胡馬奔走史記初天子得烏孫馬號

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馬援鑄銅馬奏曰臣既備數家骨法

賈總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黃註批竹即馬經削筒批削也盧注太宗叙十驥耳根尖銳杉

竹難方竹批雙耳峻本此拾遺記曹洪乘白馬耳中生風足不踐地風入四蹄輕本此楚辭九懷驥垂兩耳

劉義恭白馬賦疎身輕足沈佺期聽馬詩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瞳何晏韓白論白起為將所向無前

張九齡詩轉逢空澗處孫子死生之地東觀漢記

吳漢伐蜀戰敗隨水緣馬尾得出江表傳孫權征合肥

馬上津橋橋見徹大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蜀志劉

先主的盧一躍三大過檀溪免劉表之追晉書劉牢之

馬躍五大澗脫慕容垂之逼此皆能越空澗而託死生

者褚白馬賦料武藝品驍騰言驍勇飛騰也莊子

穆王駕八馬之乘一日行

萬里楊素詩橫行萬里外

趙汭曰前輩言咏物詩戒粘皮著骨公此詩前言胡

馬骨相之異後言其驍騰無比而詞語矯健豪縱飛

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所謂索之於驍黃牝牡

之外者區區模寫體貼以為詠物者何足語此

畫鷹

鶴注此詩未詳何年何地所作舊次在與李
白同尋范十隱居則不得云在天寶十三載

矣梁編
非是

素練風

一作如

霜起蒼鷹畫作殊搜

荀勇切

身思狡兔側目

似愁胡條

他刀切同條

鍬

徐釗切

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

凡鳥毛血灑平蕪

次句點題起下四句曰搜曰側摹鷹之狀曰摘曰呼繪鷹之神末又從畫

鷹想出真鷹幾於寫生欲活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筆蒼勁中時見靈氣飛舞張孝祥曰首

聯倒挿言鷹之威猛如挾風霜而起也朱注此即畫馬詩編素漠漠開風沙意趙汭注末聯兼有疾惡意

素練畫絹也沈約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京雜記淮南子自云字挾風霜孫楚鷹賦風霜激厲

國策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畫作謂畫中作勢丘巨源詩畫作景山樹搜當作懷前

刑法志懷之以行晉灼曰懷古疎字抱朴子徒聞振翅
疎身不能凌厲九霄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兔性
善狡也傳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漢書酷吏傳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如愁胡
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劉云以其碧眼相似
也淮南子條可以為總廣韻條編絲繩王褒四子
講德論走箭飛鏃玉篇鏃轉軸鷹賦結璇璣之金環環
即鏃也朱注以條繫鷹足而繫之於鏃也摘解去也
獵孫楚鷹賦麾則應機招則易呼勢可呼謂呼之使
當成吳均詩何當見天子朱浮書褻之者以為園囿
之凡鳥外處之下乘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禮
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曲冥錄楚文王獵於雲
夢之澤雲際鳥翔翔飄颻鷹見之疎翮而升蟲若飛電
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兩翅墮地廣數十
里江淹賦平蕪際海平蕪平原荒草也

律詩八句須分起承轉闔若中間平鋪四語則堆垛而不靈此詩三四承上固也五六仍是轉下語欲摘去條鐵而呼之使學語氣却緊注末聯知此可以類推矣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唐書宋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遭考功員外郎公故居在

偃師故過之問舊莊朱注本集開元二十九年公築室首陽之下祭遠祖當陽君其過之問莊或時在是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

去聲一作守非

陽阿枉道祇

與祇同

從入吟

詩許更過

平聲

淹留問耆老

一作舊

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

樹悲風日暮多

上四過宋舊莊下則對莊而有感也枉道入莊題詩誌勝有留連不盡之意

故云吟詩許更過問耆老訪其子孫家世也向山河傷
其迹在人也末乃觸物增悲情見乎詞 鶴注宋之
問虢州弘農人首陽山在河南府虢與河南為隣故宋
有別墅在焉 謝朓遊後園賦清陰起兮池館涼 曹
植詩零落歸山邱 一統志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西
北二十五里陸機洛陽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
十里阮籍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夷齊所隱首陽
別在蒲州 魏文帝與吳質書故使枉道相過 祗適
也詩祇攪我心司馬遷傳祇取辱耳鄒陽傳祇恐怨結
而不見德 楊守趾曰言宋詩尚矣亦許我更過而題
詠乎須溪謂是尊慕前輩之詞 魏文帝詩何為淹留
寄他方 漢武帝詔詢問耆老 司馬長卿美人賦上
宮閒館寂寞雲虛 曹植王仲宣誄經歷山河 後漢
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
軍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
蕭瑟 古詩蕭蕭白楊樹日暮多悲風 鶴注舊史之

問弟之悌有勇力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故云將軍初不

曾為金吾官

原注疑誤

趙汭曰之間與公祖審言及陳子昂沈佺期四人為唐律之祖實公詩法淵源也武后時之間審言俱為修文館學士世交亦厚然之間為人實不足道詩無譏詞以其契家前輩也但曰零落寂寞悲風則感慨係之矣

夜宴左氏莊

鶴注公未得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

舟意不忘則是遊齊趙時作未詳左氏莊在何郡舊次在過宋之間舊莊後則左氏莊亦當在河南

林風

晉作林風舊作風林

織月落衣露靜

一作淨

琴張暗水流花徑

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

一作說

釵一作煎茗

引杯長詩罷

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月落露濃靜琴始張入夜方飲也水暗星低夜宴之景檢書看釵夜

宴之事公弱冠曾遊吳越故聞吳詠而追思其處

吳

江周篆云檢書以考証看釵而吟哦此時正賦詩也末

句詩罷乃倒挿法

吳均詩林疎風至少謝朓詩疏蕪

散風林杜臆謂林風與衣露相偶鰲按林風則微風林

則大只顛倒一字而輕重不同

古詩兩頭織織月初

生張綽詩雲表掛纖月

說苑孺子操彈於後園露霑

其衣或以衣為琴衣非是

謝朓詩靜琴愴復傷詩琴

瑟在御莫不靜好

李百藥詩暗水急還流庚肩吾

詩向嶺分花徑

梁簡文帝神山寺碑照影春星張

伯復詩話春星帶草堂古今傳為佳句只一帶字便點

出空中景象如玉繩低建章低字亦然帶拖帶也北

山移文草堂之靈

江淹傷友人賦共檢兮雜書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詠謂詩客作吳音 史
記范蠡乘扁舟游五湖

趙汭曰此詩寄興閒遊狀景纖悉寫情濃至而閒闌
參錯不見其冗乃詩之入妙處 顧宸曰一章之中
鼓琴看劍檢書賦詩樂事皆具而林風初月夜露春
星及暗水花徑草堂扁舟時地景物重疊鋪敘却渾
然不見痕迹而其逐聯遞接八句總如一句俱從夜
宴二字摹寫盡情 黃生曰夜景有月易佳無月難
佳三四就無月時寫景語更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
覺水聲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帶字見星光之遙映
胡應麟曰五律仄起高古者唯杜為勝如嚴警當寒
夜前軍落大星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今夜廊州
月閨中只獨看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吾宗老孫
子質朴古人風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皆雄深渾
樸意味無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風韻稍乏唯
風林纖月落衣露靜琴張花隱掖垣暮秋啾啾棲鳥過

尤為工絕此則
盛唐所無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

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注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

唐書臨邑漢縣屬齊州張綆注此詩諸家皆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公是

時年甫三十而詩中有吾哀同泛梗之句是豈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為編附然黃河水溢常常有之豈獨是年哉集中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偏舉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

去聲

洪河圻遙連滄海高

從苦雨泛河敘起
須見段落分明看此篇逐段還題之法

聞道二字據來書所言

排律詩
二儀天地也

抱朴子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老子江海能為百谷王魏志波濤洶湧通鑑漢陳忠曰淫雨漏河

漏字本此潘岳詩登城望洪河注職司一作憂悄悄洪河黃河也抱朴子滄海之混漾思

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

築不時操難假鼃鼃力空瞻烏鵲毛此言隄防之患簿

水之官郡國被災之民領簿曹頴為臨邑主簿操版築監督治河之事鼃鼃烏鵲言不能借此以作橋梁潘

岳詩恪居處職司前漢成帝紀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此反用之詩憂心悄悄漢文帝紀

令郡國無來獻曹植詩衆人徒嗷嗷韋孟詩修翼無卑棲此暗用枳棘非鸞鳳所棲意國語甚於防川

前漢五行志不防川不實澤吳越春秋采葛婦歌吳王歡兮飛尺書洙曰版築以版夾土而築也齊國策

田單身操版肺史記點布傳項王身負版築以為士卒
先竹書紀年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鼃鼃

以為梁爾雅翼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禿相傳是日

烏鵲為梁渡織女故毛皆脫去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

渡織女燕平聲南吹畎畎濟上聲上沒蓬蒿螺力反切蚌步項切滿

蕭氏云滿讀平聲近郭蛟螭乘一作橫九臯徐闕深水府碣石小

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一作雲失以失對留一作失非萬艘此言傍

皆被泛溢徐闕近濟碣石近燕深成水府小若秋毫

皆為水所淹也孤樹僅存萬艘失道甚言水勢之橫決

朱注新舊史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水溢損居人

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

皆漂沒此詩鼃鼃二句誌橋毀也燕南濟上徐闕碣石

誌諸州漂沒也吹畎畎失萬艘誌害稼并壞漕也一

統志燕南今順天保安州等地漢章帝詔或起畝畝
漢趙過為代田一畝三畝濟上今山東濟南兗州等
地莊子翺翔蓬蒿之間東方朔詩螺蚌非有心沈
迹在泥沙易傳為羸為蚌羸與螺通蕭雲從曰莊子
天地篇子貢瞞然俯慚而不對與漢書佞幸傳石顯
滿不食字體聲音微分而義則一杜詩多壘滿山谷亦
作平聲用揚雄羽獵賦薄索蛟螭詩鶴鳴于九皋
詩傳深澤曰皋釋文九皋九折之皋左傳鞏之戰齊
侯自徐闕入師古曰徐闕齊地公送弟頴赴齊州詩徐
闕東海西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禹貢夾
右碣石山海經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唐書
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公昔遊詩追遊齊兗之作亦
云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悲風來
淮南子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漢書吾丘壽王傳有
司或由窮巷白屋漢書顏師古注白屋茅屋也莊子
絕雲氣負青天湛方注詩青天瑩如鏡杜篤論都賦

大船萬艘
轉漕相過

吾哀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

一作賴

倚一作倚賴天

涯釣猶能掣巨鼇

未乃寄詩以寬其意

朱注言我雖

之力水患豈足憂耶蓋戲為大言以慰之耳臨邑近海
故用蟠桃巨鼇事此詩前起後結各四句中間二段

各八句今依朱子詩傳例凡長篇之作皆分勦章句使
眉目易醒也吾哀見論語劉向說苑土偶謂桃梗

曰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
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駱賓王詩旅行勞泛梗易利

涉大川中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
三千里名曰蟠桃賴倚作却倚為是即長劍倚天外

之倚或解作公為臨邑弟所賴非曹植詩布日蓋天
涯列子龍伯之國有夫人一釣而連六鼇海賦崇鳥

巨鼇

楊慎曰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音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凍董是和東中風是韻也鰲按杜詩排律如螺蚌滿近郭滿可讀平聲如人頻墜塗炭塗可讀上聲此生任春草任可讀平春可讀上心微傍魚鳥傍可讀平魚可讀上知杜句失嚴處仍是謹嚴也

高棅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猶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繼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中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宴安萬幾多暇君臣游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槩少陵

獨得其兼善者如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而不可也胡應麟曰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仰駢翩賀燕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此十句律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後主張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後則近體之有陰生猶五言之始蘇李矣又曰讀盛唐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輕典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闌深如陟昆侖泛溟渤千峯羅列萬彙汪洋益王黃南曰五言排律與五言律詩其句法雖同篇法實異律詩描寫情景止盡於四十字耳故貴寬閒醞藉之中又有嚴密緊湊之妙若排律或數十

韻或百餘韻其篇法豈五言律法可同故作排律其
要有四一貴鋪敘得體先後不亂二貴隊仗整肅情
景分明三貴過渡明白不令人沈思回顧四貴氣象
寬大從容不迫斯為得體其修辭煉句繁冗混雜險
怪艱深令人三讀不知翻不如五言律矣昔白樂天
作小詞尚令老婢得解況於長律乎哉徐用吾曰
排律之體所貴反覆議論井井有條意興迭出一氣
呵成賦景入事皆須各當其可切忌散緩錯亂屋上
架屋意興索然則深可厭矣

假山

鶴注此當題曰假山舊題乃詩之序序云天
寶初指元年也故呂伋公魯嘗俱編此詩在

元年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

一作累

土為

山一匱

一作簣

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窺甌甌甚安

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外

一有數字一有格字

致乃不知興

去聲

之所至而作是詩

舊唐書吏部員外郎二員一人主判南曹

注以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

朱注唐制未聞以司寇

判南曹權德輿吏部南曹廳壁記云高宗上元初請外

郎一人頗南曹之任其後或詔他曹郎權居之此云南

曹小司寇當是以秋官權職者太夫人盧氏公祖審

言繼室天寶三載五月卒於陳留郡之私第公作墓誌

嶽岑謂山嬋娟謂竹

申涵光曰序不易解杜文長

至數語便期期不能達意如夔人屋壁平章鄭氏女子

公孫大娘等篇世人附會以為古其實不明詩小序莫

妙於元次山杜

短語多有佳者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

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一作氣氲

詩序錯綜須看此詩布置次第先提土山次出數峯在
野生雲中明塵外之致慈竹香爐傍景點綴南山獻壽

又就舅氏為山歸到太夫人堂下書為山九仞功虧
一匱沈約詩一匱望成峯陸雲歲暮賦盼盈尺其若

遺諸葛孔明黃陵廟記崔嵬巒岫列作三峯趙曰華
山記有云其三峯直上晴霽可觀世說殷中軍曰韓

康伯居然出羣器潘岳詩卉木在野雪賦河海
生雲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羣臣

作竹頌鶴注竹紀云慈竹吳蜀皆有之其竹叢生每年
笋出不離叢內隋侯夫人詩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

如劉斌詩香爐烟氣多曉勢分謂晚烟分布舊注
謂從廬山香爐峯分其曉勢太迂詩如南山之壽李

適詩山翠遙添獻壽杯
張正見詩香浮佳氣
裏陸雲詩靈輿氤氲朱異詩山澤共氛氲

龍門

鶴注龍門一山連跨數郡此詩蓋指東京而言天寶元年公在東京為姑萬年縣君制服

又為墓誌四載又為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墓誌當是其時作
鰲按此再至龍門也故曰往來時屢改其云佛寺蓋近驛之寺元人龍門記謂舊有八寺固不但奉先一寺也洪覺範指奉先者未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往

來時屢

音慮

改川陸

一作水

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

回

此說再遊龍門而作也上四寫景下四感懷斷山之上佛寺弘開洛城之中皇居壯麗此登高所見者

時屢改而川陸長存見前遊已過閔征遼而生涯無幾
歎後遊難必也 水經注禹疏伊水北流兩山相對望

之若闕即所謂橫野斷也橫野字見晉劉琨表 杜臆

驛樹自都城而出直接龍門便見繁華氣象 鄭注河

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十八里曾鞏曰驛樹驛道兩畔

之樹庾信詩半城斜出樹 唐書東都皇城名曰太微

城宮城在皇城北名曰紫微城都城前值伊闕後據北

何遜詩山中氣色滿 顏延之詩皇居體環極 覺

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梁元帝梁安寺碑銀

闕金宮出瀛洲之下 抱朴子遊戲佛寺 韋應物龍

門詩精舍繞層阿千龕隣峭壁杜臆地志龍門石壁鑿

石龕石佛數千中有極大三龕魏王泰為長孫皇后所

造其偉麗可知故有金銀之語 左傳行李之往來

陸機豫章行川陸殊塗軌 謝朓詩懷古信悠哉 陸

機歎逝賦人閱人而成世 徐陵詩征遼愁轉旆

莊子吾生也有涯 宋之問詩伊闕天泉復幾回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監鐵 鶴注據梁氏編在東都作當屬天寶初年 顧注靈怪錄

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有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今詩中有異味重之句

豈即令問乎 朱注後一首見

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去聲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

平聲

異味重

平聲

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

龍首章美李監得壻兼敘席上事

李係宗室故曰王孫豪家意濃領起中四細分之孔雀芙蓉是招壻雙

魚異味是燕客末則稱其得佳壻也

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史記索隱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梁武帝詔豪家富室

徐彥伯詩金縷畫屏開

舊

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輒

與兩箭潛約中目者許之高祖後至而發各中一目遂
歸於帝王僧孺詩以親芙蓉褥方開合歡被崔顥盧
姬篇水精簾箔繡芙蓉楊慎丹鉛錄云集韻縫衣曰縵
今俗云縵線杜詩襦隱繡芙蓉字作隱而意同今按賈
山至言隱於金雖注隱於靳切古詩遺我雙鯉魚
左傳鄭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必嘗異味朱博傳
食不重味續漢志伍伯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
卒皆有程品庾信詩詰旦啟門闌禮記乃有喜色
晉書衛玠傳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楚國先賢傳孫雋
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
龍言得壻如龍也

王嗣爽曰起語與五六俱含諷意挾貴好華此是王
孫習氣曰尚覺頗濃猶未盡言之也下文又申之云
美魚可食只此已足而乃異味重疊誰復看此耶蓋
以儉樸之意箴其奢華耳食魚句乃翻孟子舍魚取

熊掌

語

華館

黃作落葉

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簾

一作

回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車

一作官

雖絆驥名

是漢庭來

次章稱李監好客從宅景敘入春晴曉色花映燕迴春時景物李能傾倒座

風起霧開

客以其有愛才虛懷也

顧注驥困鹽車比官之閒冷然天馬來自漢庭終當大用蓋李為宗室之臣也正與

前首王孫相應

劉楨詩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曹植詩春風起兮蕭條何遜詩日夕望高城眇眇青

雲外鮑照詩徘徊烟霧裏

丘遲書雜花生樹羣鴛亂飛魏澹詩映戶落殘花北周王褒詩初春麗景

鶯欲嬌

梁簡

文帝新燕詩入簾鶯釧響

吳邁遠詩

一見願道意

司馬相如傳一座盡傾

鄒潤甫為諸

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語林孔北海
居家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恐不及戰國策騏
驥駕鹽車上吳坂遠延負轅而不能進淮南子絆騏驥
而求千里庾信詩絆騏驥猶千里垂鵬更九飛漢書贊
寶於漢庭史記傳論垂名漢庭漢有
鹽鐵使故曰漢庭來此切李鹽鐵

魏澹詩出簾飛小燕映戶落殘花杜云雜花分戶映
嬌燕入簾回句法互換而意趣更佳陸放翁云楊花
穿戶入燕子避簾低本
於杜句而安致不減

贈李白

朱注年譜天寶三載公在東都太白以力
士之譖亦放還遊東都此贈詩當在其時

故有脫身
金閨之句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

腥一作羶

蔬食

音常

不飽豈無青精

一作粃 一作餹

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

一作買藥

資山林跡如掃

上段自敘厭都市而羨山林也 則習俗難居腥羶則臭味弗投青精不

機巧

如大藥歎避世引年之無術矣唐書東都隋置武德

四年廢貞觀二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詔改東都莊

子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潘岳秋興賦序僕野人

也野人公自謂抱朴子為道者必入山林欲遠腥羶

而即清淨也周禮注犬腥羊羶張綖注草食曰羶牛羊

之屬水族曰腥魚鼈之屬魏志毛玠布衣蔬食三

洞珠囊王褒字子登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餹飯趨步

峻峰如飛鳥陶隱居登真隱訣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餹

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飯作

青色高格曝乾當三蒸曝每蒸輒以葉汁浸令浥浥日

可服二升勿服血食填胃補髓消滅三蟲餹音信亦作

餹參同契薰蒸入五內顏色悅澤好梁書陶弘景

既得神符秘訣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硃砂雄黃等物
丹書抱陽山人大藥証曰夫大藥者須煉砂中汞能取

鉛裏金黃芽為根蒂水火煉功深抱朴子作神藥必
入名山郭璞詩隱士托山林高士傳先幾掃迹王

僧孺詩沙李侯金閨彦一作深脫身事幽討一作未有梁

宋遊方期拾瑤草下段贈李欲遂偕隱初志也梁宋

耳盧注天寶三載詔李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譖
帝賜金放還白託鸚鵡以賦曰落羽辭金殿是脫身也

是年白從高天師授籙是事幽討也同時事華蓋君隱
王屋山良岑梁宋之遊必訪此君杜集有昔遊詩可証

此章上八句下四句謝朓詩既通金閨籍別賦金
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史記高帝紀脫身獨去

幽討謂尋討幽隱顏延之詩塗出梁宋郊趙注梁
謂汴州宋謂宋州杜臆東都在今河南府梁宋在今開

封府 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仙家用
以合丹藥服餌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翦艸李善注云
玉芝也

顧宸曰公與白相從賦詩始於天寶三四載間前此
未聞相善也白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公生於睿宗先
天元年白長公十三歲公於開元十九年遊剡溪而
白與吳筠同隱剡溪則在天寶三年相去十三載斷
未相值也後公下第遊齊趙在開元二十三年考白
譜時又不在齊趙及白因賀知章薦召入金鑾則在
天寶三載正月時公在東都堊范陽太君未嘗晤白
於長安也是載八月白被放客遊梁宋始見公於東
都遂相從如兄弟耳觀公後寄白二十韻有云乞歸
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知乞歸後始遇也黃蔡諸注
俱謬

重平聲題鄭氏東亭

原注在新安界鶴注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當是天寶三載

在東都作朱注鄭氏無考

鮑欽止云即駙馬鄭潛曜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

一作輝

崩石欹山樹清

一作晴

連

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

去馬飛

上六亭前佳景末言遊罷晚歸也映於秋日故見清暉搖亂亭枕山故有崩石亭

亭華山翠

瞰水故有清連紫鱗承水蒼隼承樹顧宸云此詩得

力全在詩腰數實字著一歇字如見曉巖參錯著一曳

字宛然藻行交橫曰衝岸則跳突排湧惟恐墮岸曰護

巢則疾飛急赴唯恐失巢并魚鳥精神俱為寫出此詩

家鍊字法也華亭見陸機傳乃郊外別墅此借用其

字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云山未及頂上在旁坡

陀之處名翠微左思蜀都賦鬱蒼蒼以翠微注云翠微
山氣之輕縹也楊慎曰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
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詩山近漸無青可以發詩人及
爾雅之詮矣詩秋日烈烈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江淹兔園賦崩石梧岸崩岩藏陰曹植詩山樹鬱
蒼蒼詩河水清且漣漪注水成紋曰漣張協詩堂
上水衣生注水苔也蜀都賦鮮以紫鱗陶弘景書
夕日欲頽沈鱗競躍說苑蒼雉擊於臺上說文雉驚
鳥陸佃云鷁屬陳子昂詩征路
入雲烟隋煬帝詩殘雲尚作雷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鶴注歷下在齊州以有歷山
故得名歷山即舜耕之山也

李北海即李邕按新舊史邕廣陵人開元二十三
年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天寶初為汲
郡北海二太守五載奸賊事發又嘗與劉勣馬勣
下獄吉溫吏引邕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祁

順之羅希夷就郡杖殺之乃六年正月辛巳此詩
當是天寶四年作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年者非
是時邕死已六年矣朱注舊唐書地理志青州
屬河南道武德四年置青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
為北海郡乾元元年復為青州于欽齊乘歷下
亭在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為勝絕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

一作青荷一作清荷

海右

一作內

北亭古

濟南名士多

原注時邑人塞處士輩在坐首敘李公至亭皂蓋切太守北渚切北海清

河切歷下海右句見亭為勝跡濟南句見宴有嘉賓趙曰青州在京師之東故稱東藩上林賦齊列為東藩

曹問六代論

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李屬太守故得稱藩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中二千石二千

石皆皂蓋朱兩轡陸機詩永歎遵北渚凌歷也杜氏通典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

清河實荷澤注水合流亦曰濟河江淹恨賦巡海右
以送日趙曰海在東州在西故云海右舊唐書齊州
屬河南道貞觀七年置齊州都督府天寶七年改為臨
淄郡五載改濟南郡前漢儒林傳濟南伏生傳尚書
其時張生歐陽生林尊皆傳其學皆濟南人也雲山已
此亦名士多之一証李尋災異對博延名士

發興

去聲

玉珮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次記宴亭景事

此段句腰各用虛字抑揚則交流空自湧波此十字句法

張綆注修竹既不受暑曹毗文招儀鳳於雲

山

鮑照詩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

王客歌實髻

耀明璫香羅鳴玉珮玉珮指侑酒者

當歌當筵而歌

也楊慎曰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與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不同阮籍詩修竹隱山陰江淹竹賦亦中暑

而增肅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三齊記歷水出歷祠下衆源競發與灤水同入鵲山湖所謂交流也魏文

帝浮淮賦驚風泛湧波駭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

公難重

義從平聲讀依去聲

過

末則陪宴而惜別也真趣物役各役於事落日此席將

蘊真亭舍

散重過後會無期

此章三段各四句

謝靈運詩表

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江淹詩悠悠蘊真趣

師氏曰

賤位矣

任昉竟陵王行狀牽以物役詩從公于邁

同李太守

去聲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

出齊州製此亭

鶴注以歷下亭考之當是天寶四載作新舊史李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

天寶十三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

拔歸西京未嘗為齊州司馬齊乘池上有亭即渚池今名五龍潭客亭當為歷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水經注又云湖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

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即員外
新亭之地曰新亭所以別於古亭也 同和詩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

形旬切

清湖陰

原注亭對鵲山湖

跡籍

韻會古籍字與

藉臺觀

去聲

舊氣冥

一作

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

今

此記新亭景物之基迹憑藉臺觀之舊亭之氣象冥接海嶽之遙此

亭南有湖故水光隱映

朱注亭

正和邕詩形制開古跡及泰山巨壑二句意舊注籍字
作圖籍解寔字作溟濛解義遂難通 荷種湖中本當

言今堞在古城本當言昔今昔互換尤見曲折 晉謝
安傳將發新亭 何晏景福殿賦其結構則修梁彩制

趙曰或隱或見言昏明異候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
師氏曰清湖鵲湖地理志歷下亭居鵲湖之北一統

志鵲山湖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 謝惠連詩分袂澄
湖陰注水南曰陰 列子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 鮑

照詩平灑周海嶽祖孫登詩圓荷承日暉沈芳宴
佳期詩故基乃嶽立遺堞尚雲屯朱注堞雉堞也

此時具

一作俱

哀絲

一作絃

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

一作密

林

一作隣非

不阻蓬華興

去聲得兼

一作兼得

梁甫吟

此敘登亭情事

絲音哀切能寫千古琴心見宴逢絕調也上宴指設
宴下宴指宴飲主指員外客指太守蓬華興公自謂梁

甫吟在歷下也謝朓詩嘉樂具兮芳宴在斯禮記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稱舉觴也曹植詩主

稱千金壽曲禮尊客之前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又鬱攸北林記華門圭甯蓬戶甕牖注蓬戶編蓬

為戶華門以荆竹織門也沈約郊居賦歸閒蓬華史
記注梁甫太山下小山諸葛武侯梁甫吟步出齊東門

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
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

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西谿叢語諸葛亮梁甫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甫艱注言人君有德則封太山太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諸葛好為梁甫吟恐取此意

此與上章皆用六韻依初唐排律詞尚簡要耳但此篇多平仄不諧蓋古詩之對耦者做六朝體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附李邕詩孫謂從孫行也一本無孫字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迹曾

同層

冰延樂

洛音

方太山雄地理

一作里

巨壑眇雲莊

此咏員外新亭聯言結構巧思切員

首

外次聯言落成宴會切新亭三聯言亭臨山水切歷下

左傳晉吾宗也謝朓詩華宗誕吾秀陳書虎丘者

吳之神秀此借用其字孫綽樽銘大匠體物妙思入神潘岳西征賦摹寫舊豐書汝不謀長漢書鄼

食其傳示諸侯形制之勢張九齡詩想像終古迹開

古迹謂開拓舊基

楚辭層水我戕

曹植詩衆賓延

樂方傳鼓舞賦亢音高歌為樂之方此言夏時置水乃

引樂之方也

易大傳俯以察於地理鮑照詩負海橫

地理吳越春秋土地里數江總鐘銘舟移巨壑巨壑

即鵲湖

顏延之詩都莊雲動馬懷素詩仙塔儼雲莊

此謂遠望莊舍

高興去聲

泊陳作

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

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稔

與杭同

稻安時歌吉祥

此登

亭而美員外也

泊煩促言塵思頓燭清典常言清靜

可法含弘以下舉亭前景象以形容德化四大三光見

其上下同流郭外農祥稱其萬物得所此章兩段各

六句

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顏延之詩永懷交在昔書其爾典常作之師典常

指常法言

易含弘光大

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 枚乘奏書上不絕三光之明星固
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史記索隱三光日月五星
國策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左思詩陳平無
產業歸來翳負郭亭在古城之下故云負郭 史記淳
于髡傳祭以稷稻蜀都賦稷稻漢漢
莊子安時而處順 又吉祥止止
北海此詩拙朴平淺未見所長昔人有議之者少陵
特推六公篇必有大過人處惜其詩今不可見耳

暫如臨邑至嵒

音宅

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去聲 盧元昌注暫如臨邑者公弟簿領此邑前
以河泛書至故暫如臨邑先至湖亭別李員外之
芳李適往青州因而奉懷 鶴注此當是天寶四
載作在邕五載事發之前是年公西歸咸陽臨邑
唐屬齊州公和李太守登歷下新亭詩自注亭對
鵲湖今題云嵒山湖即鵲湖也 按今地志齊州

治歷城縣歷城東門外有歷水入鵲山湖宋曾鞏
有鵲山亭詩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

此亦可

証矣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

呼候切

風奔浪魚跳

平聲日

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闕靄靄生雲霧惟應

平聲聲促

駕還

上四湖亭之景下四懷李員外

鼉吼乘風故激

波生浪魚跳水動故日光映山此登亭而見湖中

之勝也詞伯指李員外李在青闕故阻而懷思闕近臨

邑故望其早還後漢書郭伋止野亭庾信詩野亭高

被馬曹植詩湖水何洶洶庾信詩樹陰逢歇馬

陶潛詩微風洗高林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

大餘首尾皆有鱗甲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其聲如鼓

杜臆風奔浪奔字奇妙魚跳句偶然觸目所云率爾

成興也 論衡文詞之伯 遠注却望退望也 張正見詩揚鞭還却望 朱注青闕或云即徐州穆陵闕未知

是否 吳均詩靄靄隱青林 楚辭雲霧會兮日冥晦 前漢朱博傳告外趣駕注趣讀曰促

贈李白

鶴注公與白相別當在天寶四載之秋故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李集有魯郡石門別

公詩亦當在秋時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

侯古切

為誰雄

此詩自歎失意浪遊而惜白之興豪不遇也下二贈語舍

諷見朋友相規之義焉 庚信詩秋來南向飛

又離別兩相顧 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

晉書

葛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舍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趾出丹砂求

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

帝從之

後詩李白斗酒詩百篇即痛飲狂歌也

世

說王孝伯曰但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

徐

幹中論或被髮而狂歌

朱注

吳均詩離離堪度日

朱注

唐史謂白好縱橫術喜擊劍為任俠

北史侯景傳專

制河內常有飛揚跋扈之意飛揚浮動之貌跋扈強梁

之意

朱注西京賦睚眦跋扈梁冀傳此跋扈將軍也考

說文扈尾也跋扈猶大魚之跳跋其尾也選注及後漢

書注俱未明

陳子昂詩

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此章乃截律詩首尾蓋上下皆用散體也下截似對

而非對痛飲對狂歌飛揚對跋扈此句中自對法也

空度日對為誰雄此兩句又互相

對也語平意側方見流動之致

范曄曰絕句者截句也或前對或後對或前後皆對

或前後皆不對總是截律之四句是雖正變不齊而

首尾布置亦由四句為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敖英曰少陵絕句古意默然風格矯然其用事奇崛樸健亦與盛唐諸家不同 楊載曰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闕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不過平直敘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使順流舟矣 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甚工中晚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胡應麟曰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

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塗也兼哀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又曰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至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咏嘆悠永倍之遂為百代不易之體又曰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五言絕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律七言絕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槩目歌行至唐方曰絕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絕前故先律後絕耳又曰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千雲絕無烟火深衷隱厚妙協蕭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又曰古

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又曰五言絕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絕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絕昉於兩漢七言絕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製自殊至意當含蓄語務春容則二者一律也又曰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若杜審言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則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絕句遍閱其集得二首東逾遠水北滄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闕臨天地濶黃金臺貯俊賢多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

百重闕頗與太白明皇幸蜀歌相類 又曰杜之律
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為絕如宿含西嶺千
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為絕
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為律如十月吳山曉梅
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境而以為律詩則駢拇枝
指類也 又曰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
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點銀鉶索酒嘗殊有
古意然自是少陵絕句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
首則近於太白 又曰盛唐長五言絕不長七言絕
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不長五言絕者高適夫也五
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
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顧注天寶三載三月
白自翰林放歸四載

白在齊州公與同遊歷下所云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是也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

眠秋共被攜手日

一作月

同行

首敘待白交情行所謂如弟兄也

共被同

宋書

謝靈運云每對惠連輒得佳句

漢書吳王傳往往而有南史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千言及長

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論語疏顓臾主

祭蒙山山在東故曰東蒙鶴注唐志蒙山在沂州新泰

縣沂與兗州為隣公在兗故云東蒙客韓詩外傳使

兩國相親如弟兄世說朱百年就孔思遠宿飲酒醉

眠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晉祖逖劉更想幽期處還

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詩攜手同行

尋北郭生入門高興

去聲

發侍立小童清落景

影同

聞寒杵

屯音諄雲對古城

次叙同尋隱居入門侍立造范居也

更想還尋敘途中也落景屯雲則留連

至晚矣 丁督護詩幽期濟河梁謝靈運詩平生協幽期 高士傳楚聘北郭先生婦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遂辭聘後漢書汝南廖扶絕志世外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沈箋太白集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此云來尋北郭生即其人也鶴注范居任城北郭非兖州北郭 曲禮客入門而左 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家語升堂侍立 莊子黃帝遇牧馬童子問塗焉黃帝曰異哉小童杜臆見小童之清俊便知主人不俗 梁元帝纂要晚照謂之落景盧思道詩落景照長亭 列子望之若屯雲焉 袁孝向來吟橘頌誰與若諸葛孔明論古城荒毀難可修復 向來吟橘頌誰與誰劉作惟 討蓐羹不願論 平簪笏悠悠滄海情 未對隱與一作欲 聲簪笏悠悠滄海情 居而思物外之遊也橘蓐秋時物品滄海近齊有神仙在焉此章前二段各六句後二段四句收 杜臆橘頌以受

命不遷行比伯夷頌云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
生南國兮晉書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
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乎遂命駕而歸江總詩簪笏奉周行邵注冠簪手笏
貴者之服李陵詩悠悠清川
水吾丘壽王論東越滄海

鄭駙馬宅宴洞中

朱注此詩乃天寶四五載歸長安後作黃鶴以駙馬洞中與鄭

氏東亭為一處誤矣鶴注唐史臨晉公主皇甫
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公所撰皇甫淑妃碑鄭潛
曜尚臨晉公主乃代國長公主之子官曰光祿卿
爵曰駙馬都尉又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
山林開元二十三年墓於河南縣公主戚然謂左
右曰自我之西歲陽再紀乃以詩文見託則是碑
作於天寶
四載矣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一作清琅玕春酒盃濃琉

珀薄冰漿梳碧瑪瑙寒悞疑茅堂一作屋過江麓一作底已

入風磴丁鄧切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夏時景事七八駙馬公主並收細烟霧狀洞口之

幽陰青琅玕比竹簟之蒼翠琥珀盃瑪瑙梳言主家器

物之瑰麗若三字連用易近於俗將盃梳倒拈在上而

以濃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為新之法江麓雲

端其清涼迥出塵境又見高樓下臨鄭谷空中雜佩聲

聞恍如置身仙界矣結語風韻嫣然朱瀚曰末句暗

用毛詩雜佩以問之亦見公主有好賢之意漢書東

方朔傳董偃出入主家注公主之家也拾遺記洞穴

陰源下通地脉陶開虞曰主家陰洞四字若今人為

之近於諧謔矣鮑照詩重拾烟霧迹戴嵩詩揮金
留客坐江淹別賦夏簞清兮晝不暮書厥貢惟球
琳琅玕本草蘇業注琅玕有五色青者入藥為勝靈異
蕪圖載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網掛得之初出水紅色久
而青黑擊之有金石之聲與珊瑚相類趙曰詩家多以
琅玕比竹朱瀚曰李德林詩壺盛仙客酒鉗貯帝臺
漿領聯本此詩為此春酒蕭子範詩握中清酒瑪
瑙鐘裾邊雜佩琥珀紅陳藏器本草琥珀出屬賓國陶
隱居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陸機樂府渴飲堅
冰漿魏文帝瑪瑙賦序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
理交錯有似馬腦因以名之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元琛
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謝莊詩
訪德茅堂陰服虔曰麓大林也鮑照詩既類風門
磴復象天井壁風磴登陟之路凌風而上也陸機詩
飛升躡雲端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
樓上吹簫作鳳鳴鳳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隨鳳去殷謀

詩秦樓出佳麗

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

下名震京師

鄭樸字子真漢成帝時人宋玉神女

賦動霧縠以徐步

今拂墀聲之珊珊

律詩中二聯須用虛實相生方見變化此詩領聯敘
事濃麗腹聯寫景蕭疎前實後虛乃安頓章法也

毛詩如兔置魚麗等篇皆隔句用韻韓昌黎作張徹
墓銘上下韻脚仄平迭用亦效此體如此詩三五七

句末疊用薄麓谷三字古韻屋陌相通豈亦效隔句
韻耶但律詩從無此格他本江麓作江底中換一音

則薄谷便不礙矣考公詩多用江渚底宜作渚李
天生曰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疊用仄字如江

邨詩連用局物二字考他本多病所須惟藥物作幸
有故人分祿米於局字不疊矣江上值水詩連用興

釣二字考黃鶴本老去詩篇渾漫興作老去詩篇渾
漫興於釣字不疊矣秋興詩連用月黑二字考黃鶴

本織女機絲虛夜月作織女機絲虛月夜於黑字不疊矣可見晚節漸於詩律細凡上尾仄聲原不相犯也

沈約標律詩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名不可不知若大韻小韻正紐旁紐尚非所重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聲日樂同聲是平頭也又如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飄披聚還散吹揚凝其威四句上二字皆平聲是平頭也又如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壯馬飾當顧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四句疊用四物而每物各用一虛一實字面亦平頭也又如杜摯詩伊摯為腰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饑不餐疊引古人皆在句首是亦平頭也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則同是犯上尾如古詩西

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皆平聲又如庭配有
若榴綠葉含丹榮榴與榮亦平聲也又一句尾字與
三句尾字連用同聲是亦上尾如古詩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又如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
秋月素扇皆去聲亦犯上尾矣其在七律如杜詩春
酒杯濃琥珀薄與誤疑茅堂入江麓同係入聲王維
詩新豐樹裏行人度與聞道甘泉能獻賦去聲同韻
皆犯上尾也又如杜秋興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
紫氣滿函關雲移堆尾開宮扇日統龍鱗識聖顏王
母函關宮扇聖顏俱在句尾未免疊足亦犯上尾若
林花著雨胭脂落水平牽風翠帶長龍虎新軍深駐
輦芙蓉別殿漫焚香前聯拈落長二字於句尾後聯
移深漫二字於上面便不犯同矣蔡寬夫詩話云蜂
腰鶴膝蓋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
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為蜂腰若五字首尾

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卽為鶴膝
矣今按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為蜂腰也
如傳玄詩徽音冠青雲是以清夾濁為鶴膝也舊注
以客從遠方來上言長相思為鶴膝意不分明所謂
大韻者如微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
字相犯阮籍詩微風照羅袂明月耀清暉是也所謂
小韻者如清明同韻上句第四字不得與下句第一
字相犯詩云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是也所謂正
紐者如溪起憩三字為一紐上句有溪字下句再用
憩字庾闡詩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是正紐也所
謂旁紐者如長梁同韻長上聲為丈上句首用丈字
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相犯詩云丈夫且安坐梁塵將
欲起此旁紐也在七律如杜詩遠開山嶽散江湖山
散為正紐如丈人才力猶强健丈強為旁紐矣此外
又有雙聲疊韻之法南史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為
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礪碣為疊韻學

林新編曰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如李羣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鉤輶格磔乃疊韻也蔡寬夫曰如杜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即疊韻也僧皎然詩評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天機不高多為沈法所縛情然隨流溺而不返矣

冬日有懷李白

顧宸注此詩在天寶四載冬作諸家謂白未官時誤 鰲按曾鞏李

白集序李白至齊魯凡兩次初去雲夢之齊魯居但徠山竹溪而入吳此在天寶三年前明皇未召見時後至洛陽遊梁宋復之齊魯南游淮泗而再入吳此在天寶三年後翰林既放歸時杜之懷李當在四年之冬此時李復有東吳之遊後春日懷李詩云江東日暮雲當屬五年之春其送孔巢父

詩題云遊江東燕呈李
白亦即五年之春也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

去聲

不忘

去聲角弓

詩短

或作短

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

去聲

去空有

鹿門期

上四懷李下四自叙

朱注公不忘太白猶李

武之不忘韓宣故有嘉樹角弓語短褐二句

自傷流落蹉跎空有鹿門期

即前詩相期拾瑤草意也

曹植詩閒房何寂寞

王勃詩書齋望曉開

詩終

朝采綠

遠詩豈不爾思

庾信詩更尋終不見

左

傳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燕於季氏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遂賦甘棠顧注此將一事翻成兩句杜臆短褐二

句言貧難鍊藥即前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也

朱注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短褐史記上不得短褐司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四

馬貞曰短亦作短短襦也貢禹傳短褐不完王命論短褐之褻短皆音豎魏文帝令衣或短褐不完唐人兩用之若少陵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與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以屬對言不當作短陸倕詩行止避風霜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陶潛詩日月不肯遲世說戴安道居剡溪王子猷雪夜命棹未至遽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張遠注舊唐書李白天寶初客游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下故有乘興句後漢書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

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詩我覺秋風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烟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段成式酉陽雜俎謂杜補闕即杜子美公此詩用李詩遲字以和之其說非也公遇李時尚為布衣其授拾遺在至德乾元間且補闕拾遺官銜不同豈可強作傳會耶

春日憶李白

顧注天寶五載春公歸長安白被放浪遊再入吳詩必此時所作

白也詩無敵

一作數

飄然思

去聲一作意

不羣清新庾開府俊

逸

一作豪邁

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

重

平聲

與細論

作話斯

文上

四稱白詩才下乃春日有懷才兼庾鮑則思不羣而當世

無敵矣杯酒論文望其竿頭更進也

公居渭北白在

江東春樹暮雲即景寓情不言懷而懷在其中

王嗣

輔杜臆曰公懷太白欲與論文也公與白同行同卧論

文舊矣然於別後另有悟入因憶向所與言猶粗而未

精思重與論之此公之篤於交誼也

檀弓則為白也

母句法本此史記項羽紀所向無敵

晉曹毗黃帝

讚飄然跨騰鱗

詩品曹思王超逸今古卓爾不羣

黃生曰六朝綺靡庾鮑獨存氣骨今按庾新主五言鮑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四十五

逸主長句 晉文士傳張翰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
新任昉薦士表詞賦清新 周書庾信留長安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

海薦於曹公沈約任昉墓銘天才俊逸文雅弘備 宋

書臨海王子瑱在荊州以鮑照文辭瞻逸為前軍參軍

江淹詩渭北雨聲過 陳子昂詩郊園春樹平 語

林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此

指浙江之東充蓋會稽上虞人也朱注江東即會稽太

白懷賀監詩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

棹酒船同蓋亦以會稽為江東 江淹詩日暮碧雲合

蘇武詩我有一樽酒欲以贈

遠人 庾信詩論文報潘岳

朱鶴齡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

句凡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

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鏗則

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也此真瞽說公詩

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偽託耳邈齋間覽云王荆公編杜歐韓李四家詩或問公云子編四詩以杜為第一李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間與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謂蕪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楊萬里誠齋曰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

歟 徐仲車曰太白之詩飢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
絕塵 嚴滄浪曰少陵之詩法如孫吳太白之詩法
如李廣 教器之曰太白如淮安雞犬遺響白雲霞
其歸存恍無定處獨少陵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
議 楊慎升菴曰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
士騷人之詞比之於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王世貞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
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
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為之可耳 又
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厥揚
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
態濃淡淺深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
陵 胡應麟曰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
李如星懸曰揭照曜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
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
代故利鈍離陳巨細咸蓄 又曰李才高氣逸而調

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朱注此詩乃天寶中在京

師作

唐注時蔡侯餞別巢父公在筵上賦此

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

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徂徠山時號竹溪六

逸朱注江東乃浙江以東晉書謝安被召歷年

不至遂栖遲東上王羲之既去官徧游東中諸郡

皆謂會稽也又云考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

名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意巢父在天寶間

嘗游長安辭官歸隱史不及載耳舊注云巢父察

永王必敗謝病而歸

公作此送之大謬

巢父

音甫

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此叙巢父往江東孔之東游志在遯世引年故篇中多言神仙事

莊子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陶潛詩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

海求神藥

江淹詩乘鸞向烟霧

本集注巢父有徂

徂集行於世

古詩人生天地間

東遊近海故引珊瑚

樹

魏文帝詩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瑚

述異記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

一樹數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西京雜記積草池

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

條是南越王趙陀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

深山

欲然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故以拂言之也

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

虛無是征路

此寫東游景事

龍蛇山澤況其歸隱之迹春寒野陰紀其別去之時蓬萊征路言

當有同志契合也 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漢成
帝紀陽朔元年二月春寒 顏延之詩庭昏見野陰

宋武帝詩粵值風景和 蓬萊在東海之中織女為吳
越分野故用之別本作仙人玉女稍泛 漢郊祀志蓬

萊方丈瀛洲為三神山 織女見二卷贈張珣詩註

司馬相如大人賦排閭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俱歸

後漢桓君山仙賦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

在傍 傅玄詩雲為車兮風為馬陶隱居真誥朱闕內

真以雲車虛轅相適 抱朴子莫不指點之 史記老

子所貴道虛無因應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 陳子昂

詩離亭暗風雨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

征路入雲烟

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此稱其隱志已決
愛惜而苦留此世人

不知巢父者富貴如草露此巢父獨有仙骨也 葛洪

神仙傳劉根傳神人曰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又嚴青

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
鮑照詩旁人那得知詩惜不知其故苦死留雖用

方言然亦有所本莊子苦死者世說羊孚食畢便退遂
苦相留李嶠詩富貴榮華能幾時述征記八月一

日作五明囊盛草頭露洗眼
眼明商君傳君之危若朝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

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
一作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

尋禹穴見李白

一作若逢李
白騎鯨魚非

道

去聲

甫問訊

一作信

今何如

結出送孔呈李之意置酒者蔡也惆悵者公也寄書
道訊者孔也賓主一齊收拾矣此章前三段各四句

末段六句收
按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公三用之如貽阮隱居詩云

貧知靜者性寄張彪詩云靜者心多妙師氏以靜為蔡
侯名誤矣魏文帝詩清夜延賓客陸機詩置酒高

堂前除庭前堦除也沈佺期詩罷琴明月夜楚
辭惆悵今而私自憐注惆悵悲哀也陶弘景左仙公
蕭公碑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
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吳達之上云神仙事朱注梁高
僧傳達萊道人寄書小兒至廣陵白兔埭令其捉杖飄
然而往足下時聞波濤或云有商人海行見一沙門求
寄書史宗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兔埭書飛
起就宗宗接而將去宗後憩上虞龍山寺會稽謝卽魏
邁之等皆師焉列子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南史褚
翔少有孝行聞空中彈指史記自序上會稽探禹穴
周珽注禹穴有兩處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
白書禹穴二字今紹興會稽亦有禹穴乃寔所也天寶
初白居易稽故云南尋句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按
騎鯨魚出羽獵賦俗傳太白醉騎鯨魚溺死潯陽皆緣
此句而附會之耳古詩幸可廣
問訊補注王勃詩傾影赴前除

王洙曰一本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
書卷長攜天地間釣竿欲拂三珠樹我擬把袂苦留
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春
日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
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按別本止十二句

語雖簡淨然少宕逸風神還依諸家本為正

劉勰曰七言成章必優柔和平長短措詞貴抑揚頓
挫 范曄曰七言古詩要鋪叙要開合要風度要過
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
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
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
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燦然音韻鏗然法
度森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又曰七言長古篇法
有八曰分段過段突兀字貫讚歎再起歸題送尾分
段如五言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
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詩大多如此岑參專尚此法

為一家數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
神好誦岑參所長讚歎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三段
說了前事再提起從頭說去謂反覆有情如魏將軍
歌松子障歌是也歸題乃本末一二句綴上起句又
謂之顧首如蜀道難古別離洗兵馬行是也送尾則
生一段餘意結末或反用或比喻用如墜馬歌曰君
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飲令人哀長篇
有此便不迫促甚有從容意思王世貞曰歌行有
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
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為雅詞勿使不足奔騰洶
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
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
力無跡方成篇法又曰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
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
欲絕者子美也謝榛曰七言長古之法如波濤初
作一層緊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不害正氣鋪叙

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胡應麟曰五
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即大匠國工履冰袖手七言
古苟天才雄贍而刻意前規則縱橫排蕩滔溜莽莽
千言不窮點筆立就無不可者然五古才力不足可
勉而能七古非才力有餘斷不至此也又曰七言
長歌非博大雄渾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蓋歌行
不難於師匠而難於賦授不難於揮灑而難於蘊藉
不難於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於音節而難於步驟
不難於胸腹而難於首尾學者須尋其本色即千言
鉅什亦不使有一字離去乃為善耳又曰七言歌
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
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
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
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
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傳起而振之數演有餘步
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

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謫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
要皆曲逕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為真淡體並
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又
曰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
衆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
又曰李杜歌行雖沈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
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古詩窘於格調近
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閭閻素無定體
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
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今夕行

鶴注詩言咸陽客舍一事無當是天寶五年自齊趙西歸至長安時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

平聲

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

無相與博塞

蘇代切一作賭博

為歡娛馮

音

陵大叫呼

去聲

五白

袒跣不肯成臬盧

一作年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

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

都檻切

石輸百萬

此詩見少年豪放之意除夕博戲呼白而不成臬因作自解之詞末引劉毅輸錢以見英雄得失不係乎此也

庚溪詩話澄江朱正民曰今夕歲徂值除夜也更長

燭明夜守歲也客舍無事而博塞旅中借以遣興也在

他時則不暇為此矣不可孤言不負此夕馮陵意氣

發揚貌袒跣袒臂跣足也杜臆邂逅良圖謂失意中

偶然遭遇便成良緣此貧人意想之詞詩今夕何夕

韋孟詩歲月其徂年其逮老楚辭蘭膏明燭華燈

錯些三輔黃圖秦都咸陽山水俱在其南故名咸陽

唐書武德元年析經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府

潘岳議客舍灑掃以待征旅莊子問穀何事則博塞

以遊蘇武詩歡娛在今夕左傳馮陵我城郭英

雄記公孫瓚傳揚塵大叫直前衝突招魂成梟而牟
呼五白此吳越春秋內袒徒跣後漢杜篤論都賦莫
不袒跣稽顙應劭人物志草之秀者為英獸之特者
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聰明秀出謂之英胆
力過人謂之雄陸機詩英雄有屯連詩邂逅相遇
陸機詩行矣勉良圖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堂聚樽蒲
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
在後毅次擲得雄大喜統床畔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
事此耳裕惡之因桮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
得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又慕容
寶傳寶與韓黃李根等樽蒲誓之曰世云樽蒲有神若
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前
漢蒯通傳守僇石之祿雄傳家無僇石之儲應劭漢
書注齊人名甃為僇石受米二斛南史劉毅家無僇石
儲樽蒲一
擲百萬

附考王逸楚辭注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許慎說
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白
六黑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潘鴻曰古大博則
六棊小博則十二棊故王許說不同說文纂行棊
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招魂王逸注倍勝
為牟五白博齒也言已箸已棊當成牟勝射張食棊
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師氏曰五白即今
之骰子李白云連呼五白行六博戰國策王不見
夫博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補注正義云博
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者行棊
握不行也晉張重華傳謝父曰梟者邀也六博得
梟者勝卽注梟盧以五木為采有梟盧堆犢之形
盧多者為勝盧犬名唐國史補崔師本好為古博
捕具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闕人執六馬其
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堆擲

之全黑為盧二堆三黑為雉二犢三白為犢全白為
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禿擷梟六者雜采也貴采得
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則否程大昌演繁露盧在
樗蒲為最高之采梟固為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雉
則梟之采品非盧比也杜概言梟盧亦恐未詳宋
注不肯成梟盧正用劉毅事燕舉六博之梟者以樗
蒲本博類也昌黎詩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語與此同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鶴注舊史天寶初璵終父
喪加特進九載卒考寧王

憲以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寶三載璵喪服
方終必具年二月封璵以嗣寧王并加特進也公
於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遊齊趙八九年其
歸長安當在天寶四五載間壯遊詩云賞遊實賢
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時也梁權道編在十
一載非唐書文散階正二品曰特進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首從

特進叙起上二言位以德升下二言德以位顯夙德句領下兩段漢官儀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

位特進在三公下書羣公既皆聽命表表帥也

魏畧卽鄆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嘆為天人後漢

齊武王傳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應璩書王肅以宿德顯授夙德早成之德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書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陸機詩苟無凌風翮莊子

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支遁詩九霄落芳津服禮求毫髮惟忠忘寢興聖情常

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

鴈清闕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惟忠故帝常眷注服

聲去日相乘此言其尊君謙己之德

湖音退若無憑仙醴一作來一作求浮蟻奇毛或賜

鴈清闕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此言其尊君謙己之德

聲去日相乘此言其尊君謙己之德

惟忠故帝常眷注服

鴈清闕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此言其尊君謙己之德

惟忠故帝常眷注服

禮故勢不敢憑醴鷹遣使申言聖眷門閭不離正見無憑忠經被服禮樂鍾繇表不差毫髮賈子新書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庾信詩惟忠復惟孝江淹詩寢興何時平孔叅詩聖情想區外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皇情眷眷按鄭繼之善夫云若無憑猶漢高失蕭何若失左右手意此說非也詩主汝陽不主明皇還依王洙作不挾責為是盧注如漢吳王濞梁孝王皆以有所憑而致禍敗河間獻王東平王蒼皆以無所憑而得令名只若無憑三字可為千古藩王法矣戴嵩詩安平醞仙酒漢書楚元王敬禮巾公穆生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釋名酒有汎齊浮蟻曹子建七啟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陶潛詩毛色奇可憐會稽典錄丁寬門無雜賓陶潛詩戶庭無塵雜前漢田橫傳中使還報吳志朱然傳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

醇儒富辭

一作才

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

一作騫非

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

一作賜

堪繾綣一諾豈

驕矜

此詳述生平善蹟皆夙德所致也

晚節四句稱其孝友學業四句稱其文翰精理四句稱其吏誼

棟莠承義山陵承孝鸞鳳言其書法初舉筆後成章也談笑而有精理此得之於學問者寸長一諾能好善

而無德色矣

張景陽詩

晚節悲年促

曹植銅雀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

嵇康詩

念我平居時

高士傳

漢姜岐少修孝義鄉曲歸仁

詩常棣之華萼不韝韝

明皇嘗造華萼相輝之樓以友愛諸王此言汝陽能善

於兄弟也漢中王瑀即汝陽之弟光武詔無為山陵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舊唐書寧王薨諡曰讓皇帝塋橋

陵號惠陵璉上表懇辭朱注此所謂不敢問山陵也

南齊杜栢傳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賈山傳所言涉獵

書記不能為醇儒 齊書盧詢有術學文辭華美 殷

仲文詩哲匠感蕭晨 吳質答太子箋摘藻下筆龍驚

之文奮矣張懷瓘書錄許困師見太宗書曰鳳蕭驚迴

實古今書聖 王僧達詩精理亦道心 顏氏家訓韓

蘭英甚有名篇 又善談笑 莊子養志者忘形 阮瑀

詩友朋集光輝 沈約與范述曾書微表寸長 左傳

繼繼從公傳咸詩繼繼情所希邵注繼繼反覆固結之

意 史記季布傳曹丘生謂布曰得黃金百斤不若得

季布一諾 魏國策公子意驕矜而有自功 已忝歸曹

之色 庾信周齊憲王碑不自驕矜謙光下物

植何如 黃作如他 對李膺招要 平 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聲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壘臨極浦鳬雁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 此

王接遇之厚以曹植比汝陽自謙不如王粲輩故曰
已忝又以杜密自比見汝陽可方李膺故云何如初宴
在秋故見鳧宿燈張後宴在夏故見井水壺冰中間花
月之遊當屬春時所謂招要崇重也魏志曹植封陳
王諡曰思詩無忝爾所生注云忝辱也後漢書杜
密與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焉
謝瞻詩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晉書山濤傳禮秩
崇重世說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北史李繪儀容端偉邢晏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何遜詩蕭索高秋暮世說王徽之為桓冲參軍以手
扳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周禮司尊彝再獻用
兩象尊皆有罍注罍所以副貳其尊也禮圖六彝為上
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楚辭望
澤陽兮極浦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
兔園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陸機詩飛鳴亂鳧雁
漢書外戚傳張燈燭設幃帷陰鏗詩花月分窗進

苔草共堦生 何劭詩遊宴網繆梁書建安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 顏延之詩炎天方埃鬱 子夜歌鬱

蒸仲暑月 西征記太極殿前 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有金井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層 陳作巖居 謬 一作持 蠡 音離 測海况挹酒如澠 石靈鴻 異一膝 且

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 杜臆作凌 淮王門有一作客終

不愧孫登 未段自叙喜見知於王也 瓢飲巖棲言身 本隱逸蠡測海王德之深酒如澠王恩之渥

杜臆公自居淮王門客而云不愧於孫登蓋嵇康所遇 非時公所與遊則賢王而當盛世也末乃賓主兼收各見

品格 此章四句起中後十二句者兩段八句者兩段 章法勻稱 逸士傳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訖掛

木上風吹漚漚有聲由以為煩去之 嵇康高士傳蔣 詡杜陵人詡為兗州王莽居宰衡詡移疾歸杜陵荆棘

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 嵇康書堯舜之君世許由
之巖棲 百層高山也 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 東方
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注蠡瓢勺也 韻會螺亦作蠡
詩不可以挹酒漿 左傳有酒如澠 劉向傳淮南王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 神仙傳淮南王安作內書二十二
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
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 朱注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
注丹梯陞階也 又詩即此陵丹梯 注謂山也 二註不同
邵注以丹梯為山上升仙之路 當從前說 神仙傳淮
南王安好方術養士數千人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
王薄其老八公俄變為童子 晉隱逸傳孫登居汲郡
北山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
不答將別乃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康不
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王嗣爽杜臆云用十蒸韻頗難此篇二十二韻收取
殆盡須看其落韻之句陵字作凌可免重複凌超越

也 胡應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韻者極意鋪陳頗傷
蕪碎蓋大篇冗長不得不爾惟贈汝陽哥舒李白見
素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人履
歷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毫楮如周昉寫生太
史序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律間尤為難事真古
今絕詣也 又曰凡排律起句極宜冠冕雄渾不得
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隣地道已陵北天山弱
水東駱賓王二廷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
乾坤動三微歷數遷沈佺期閭連雲起巖廊拂霧
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
韜鈴用老臣李白獨生清天下專征四海隅高
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為得體

贈比

皮音

部蕭郎中十兄

原注市從姑之子

唐書

一人

詩云漂蕩沈埋又云歸老任乾坤此必天
寶六載應詔退下後所作黃氏謂在未獻賦之前

是也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

音

丞相

去聲

系梁日帝王

孫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霽

一作

孤騫

一作騫非四稱其家世五六記官職人品七八記文章才望

此從蕭公叙起

首句推本從姑三

詩有美一人

桓玄傳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

開皇神告錄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從容置酒

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負至貴之表

唐書世系表

蕭氏出自姬姓漢有丞相鄧文終侯何蕭氏定著二房

一曰皇舅房一曰齊梁房齊梁房即梁武帝之後

漢

書薛廣德傳為人溫雅有蘊藉顏師古注蘊言如醞釀

藉有所薦藉又曰道其寬博厚重也

漢書馮唐白首

為郎

周勃傳魁梧奇偉前漢注梧音忤後漢注梧音

梧音

淵瞻 蔡邕傳後輩被遺 鍾嶸云文約意廣取效風

雅
正韻注
霽雲集貌
霽孤騫如鳥之飛騫雲際也

他本作藹字誤藹多也 朱注騫騫音義各異騫去乾

切馬腹熱騫虛
言切鳥飛貌
宅相去聲榮姻戚兒童惠討論平聲見知真

自幼謀拙愧一作諸昆次叙親誼交情乃上下闕紐

氏兄弟 晉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果

為公趙曰蕭係杜家外甥故比之魏舒 潘岳閒居賦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 潘徽詩篇章極討論 任昉贈

王僧孺詩唯子見知唯余知子
隋孫萬壽詩粵余

非巧宦少小拙謀身
洙曰公與蕭為姑舅之昆仲

蕩雲天濶沈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

山陽鍛

丁亂切

愚公野谷邨寧紆長

丁丈切

者轍歸老任乾

坤末承謀拙意自嘆不遇言漂泊沈淪無復遭際矣

唯有學中散愚公玩世隱身而已從此歸老舊鄉不

煩蕭之枉駕也此章前後各八句中問四句古詩

漂蕩水無根莊子黃帝得之以游雲天謝靈運詩豈

若登雲天吳越春秋伍尚曰其遠沈埋亦吾所喜

黃庭經高奔日月吾上道應璩與弟書思致君於唐

虞傳亮修張良廟教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康傳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善

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朱注急就

篇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說苑齊桓

公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

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

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隣人以臣為愚故名愚公谷水經

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陶淵明曰王公紆

轍注紆轍猶言枉駕漢書邴漢以清行徵為京兆尹
遂歸老於鄉里乾坤本易卦名孔子易傳以此為天
地之稱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原注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
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鶴注

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唐地理志河南府偃師注云天寶七載尹韋濟以
北坡道迂自縣東山下開新道通孝義橋則詩當
作於是年詩云章甫尚西東又云江湖漂短褐周
流道術空可知是時公又去京師而他矣意在近
畿故云奉寄是年韋方拜丞相公又有兩詩贈之
謂之贈則歸京師後投贈也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

食分

一作為

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

首段賓主並叙

上四述存問之語下四感垂注之情

李膺比韋孔融自喻隱逸西東傷公之困窮潦倒鼎

食稱韋家世詞場稱韋文翰尊榮屬韋瞻者在公疎放

屬公憶者在韋也重遊何氏詩先提將軍有報書而

接以倒衣二句即報書語也此提逢人問孔融而接以

青囊二句即所問意也詩有客有客後漢孔融傳

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融年十歲造門與交晉書郭

璞傳璞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書九卷遂開洞五行

抱朴子褒隱逸之士記儒行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

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家語子路仕衛列鼎

而食夏侯湛抵疑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韋氏有

大小兩逍遙房故云分門戶舊唐書濟以詞翰聞製

宣德詩四章辭致高雅杜審言詩巖谷卧詞場國風

毛詩也鍾嶸詩品子建詩原出國風卓爾不羣尊榮

二字出孟子 任昉齊景陵行狀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向秀思舊賦序嵇志遠而疎吕心曠而放 阮籍詩

逢窮能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 一作 褐霜

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 一作 道術空謬慙知薊子

真怯笑揚雄 此自叙逢窮以答所問之意 濁酒二句

周流對章甫言不敢以孔子自方也 慙薊怯雄對青囊

言不欲居郭璞而以子雲自命也 知指韋大笈指他人

陶潛詩濁酒且自陶 葛洪丹砂見前 陶潛詩江

湖多貧賤 朱注霜雪喻頭白也 張正見詩鬢似雪

飄蓬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司馬相如上林賦牢落

陸離郭璞曰羣奔走也 李善云猶遠落也 曹植詩牢落

冥冥 說苑孔子周流應聘 莊子人相忘乎道術

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

卒

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我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附扁鵲盧注公秋述云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襲意正相同盤錯神明懼

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誰話正異作誰話祝一作咒

雞翁

末稱頌河尹仍歸結見問之意盤錯言才甚經世謳歌言化能及人尸鄉係公舊居誰話雞翁唯

韋獨見問耳

杜臆杜公贈人諸詩大概前半頌所贈後截乃自陳此獨參錯轉接承頂呼應脉理極細此

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後漢虞詡傳詡為朝

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治政咸稱神明神

明懼猶言鬼神畏其精銳陸雲贈汲郡太守詩之子于行民固謳歌左傳敬奉德義淮南子德義足以懷

天下之民朱注唐書稱濟文雅能修飾政事所至以治稱之詩盤錯二語乃是實錄詩正義河南偃師縣

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水經注陽渠水又東流經漢廣野
君鄴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即
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此山即祝難翁之故居後漢
袁閎傳閎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王續詩土室映山
斜鶴注土室謂依山以為室如宿贊公土室詩云土
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是也諸杜廬與墓多在河南偃
師故憑孟倉曹覓土妻舊莊詩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
岑則喪亂之前公屢到矣自開元二十九年酹遠祖於
洛之首陽及天寶元年為姑萬年縣君制服作銘三年
為皇甫妃范陽太君盧氏作誌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歿
又歸祔於偃師列仙傳祝難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
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頭皆有名字欲取呼則種
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說文解字冊
冊二口為譌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
意冊與朱
音相似耳

贈韋左丞丈濟

鶴注此詩當是天寶七載冬作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

去聲

門韋氏在經術漢臣

一作

官須時議歸前烈

一作列古列與烈同

天倫恨莫俱鵠原荒宿草

鳳沼接亨衢

首從左丞之職叙出韋公門第舊儒指韋濟相門前烈指其祖父天倫宿草記其

兄亡鳳沼謂拜左丞趙曰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傅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唐六典左丞三代之並為省轄衣冠榮之盧照隣詩左轄去南臺

任昉表臺階虛位後漢樊準疏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孟嘗君傳相門必有相漢書韋賢燕通禮

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七十餘為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訪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

一經 舊唐書韋思謙武后時同鸞臺鳳閣三品子承
慶嗣立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
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知政事及承慶卒嗣
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
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為此 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臣
幸得以經術為郎 幽通賦 懿前烈之純淑舊書濟製
先德詩四章詞致高雅 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注
兄弟後天之倫次 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箋雖渠
水鳥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 記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陳根也謂期年陶潛悲從弟
詩流塵集虛位宿草旅前庭 舊書嗣立三子孚恒濟
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為碣山令宇
文融密薦恒有經濟才擢拜殿中侍御史為隴右道河
西黜陟使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朱注濟遷左丞時
其兄恒必已先歿故有恨莫俱荒宿草之句 晉中興
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

諸君何賀耶謝莊讓中書表壁門天遠風沼神深易
何天之衢亨靈光殿賦何天衢以元亨朱注通典光
宅元年中書省改曰鳳閣濟父祖皆官鳳閣故以接亨
衢期之千家本有公自注濟之兄恒亦為給事中此出
黃鶴補注他本無之其實誤也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
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

暮且踟躕

此言窮老而受知於韋應詔退回命之窮也哀容漸改老將至矣憂几杖承哀困泥塗

承命今猶乘餘力而求謁者以韋有接遇之情也因此
遂起躊躇盼望之意矣詩有客戾止莊子云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鮑照園葵賦盪然任心樂道安命
謝朓詩開鏡照衰容揚子雲曰雕蟲之技壯夫不
為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投几杖左傳絳縣老人
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

謝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家人甲子以
卦名配支干 梁武帝詩不謂當過時 隋藝文傳筆

有餘力詞無竭源 吳志注張紘見陳琳武庫賦歎美
之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為雄伯今足下在彼所謂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徐陵詩漳川仰大巫 歲寒日
暮寓言窮老亦時值歲暮而云然耳 高允答宗欽詩

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王父偃傳
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 詩搔首踟蹰曹植詩攬轡

正踟蹰 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徵感激亦足慰榛

蕪 一云折骨效區區 未有望於韋之汲引也 老驥
況已之哀饑鷹況已之窮曰思曰待承上踟蹰言韋

能感動激發則已不論於荆榛蕪草矣 此章前二段
各八句末段四句收 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
將軍譬如養鷹然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孫楚鷹賦饑則

易呼張儀傳蘇秦使人微感張儀趙岐孟子章指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傅亮表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奉贈

杜臆作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按黃鶴注公以天寶六載應詔赴轅

下為李林甫見阻由是退下詩云主上頃見微青冥却垂翅當是七載所作篇內皆係陳情語當在贈韋左丞丈詩後末云況懷辭大臣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矣杜臆前詩有頌韋丞語此篇全屬陳情題曰贈似誤恐當作呈

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首用

議論總提

杜臆儒冠誤身乃通篇之主紉袴句特伴

語耳

漢書班伯在綺襦紉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注綺

細綾紉素也並貴戚子弟服漢書鄧通相當餓死

鄺食其傳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之

吳越春秋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大人又王
弼易注大人嚴莊之稱鮑照書靜聽無聞鮑照樂

府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
蔡琰胡笳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甫昔少去聲一年日早

克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
去聲
筆如有神賦料
義從平聲
讀用去聲

揚雄敵詩看
平聲
撫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
作

為一隣自謂頗挺出一作
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

使風俗
撫言
淳此叙少年自負申言儒冠之事
甫昔
作化八句言學優才敏足以馳騁古今自謂

四句欲正君善俗不但文辭見長也此乃備陳學問本
領言大而非夸杜隱公以韋丞為知己故通篇作衷

語如讀書破萬卷等句大胆說出絕無謙遜也沈約
詩生平少年日鶴注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忤下考

功第開元二十四年改用禮部侍郎主考公預舉在二十四年之前故主試屬考功郎其時年方二十餘歲宜自謂少年也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胸羅萬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筆有神書破猶韋編三絕之意蓋熟讀則卷易磨也張遠謂識破萬卷之理另是一解梁元帝紀兵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北史李永和曰大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魏文帝典論傅武仲下筆不能自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漢揚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七步成詩公謂揚雄之賦與己敵體子建之詩於己相近也唐書本傳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考字書物料之料從去聲料度之料從平聲左傳臣料虞君北齊書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游道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趙曰公哀李邕詩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追言洛陽相見事豈非公與邕先識面於洛陽乎新史蓋誤以再

見為始識面矣唐書文苑傳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及進士第張說輔政召為秘書正字終道州司馬

左傳二三子先卜隣矣陶潛詩思與爾為隣朱注邕

翰皆公同時前輩識面卜隣乃當時實事舊注引杜華

母使華與王翰卜隣出偽書杜撰劉峻辯命論孔墨

之挺生蜀志呂凱傳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古詩何

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應璩與弟書伊尹輟耕邱憚

牧羊思致君於唐虞濟斯民於塗炭孟子伊尹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詩序美教化移風俗何氏此意竟蕭

語林阮孝緒歎明賓山曰足使還淳返朴

條撫言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上聲諸本作三十載

作索盧注作十三載載作

年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

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歛許勿然欲求伸青冥却垂

翅蹭蹬無縱鱗

此慨歷年不遇申明誤身之故
八句前因貢舉不第見徵四句後以應

詔退下

黃生曰

騎驢六句極言困厄之狀畧不自諱

隱然見抱

負如彼而阮窮乃如此俗眼無一知己矣

李陵書但

聞悲風蕭條之聲

列子林類年且百歲拾

穗行歌

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

嵇康詩尋

山洽隱淪朱注言以窮困行歌非隱淪肥遯

之流也

漢靈帝時執政皆騎驢後漢獨行傳向相或

騎驢入市

乞巧於人公兩至長安初自開元二十三

年赴京兆之貢後以應詔到京在天寶六載為十三載

也他本作

三十載斷誤儀禮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作

衆食解魏鍾繇表旅食許下作旅寓之食解矣魏文帝

與吳質書

旅食南館郭璞詩京華游俠窟鮑照詩

結友多貴門

出入富兒隣世說司馬德操曰坐則華

屋行則肥馬

顏氏家訓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

之况爾曹乎

潛悲辛含悲不忍言也鮑照野鶴賦對

鐘鼓而悲辛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轅下

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退下淮南子主上

出今漢雜事宣帝時蔣蒲與子方台見微易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楚辭據青冥而攄虹注青冥雲也

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同谿終能奮翼澠池王過東征

賦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海賦蹭蹬窮波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沛乎甚愧大人厚甚知大人真每於百僚

若巨魚之縱大壑切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於虔能心

怏怏祇是走跋跋今欲東入海撫言即將西去秦尚憐

終南山回首一作清渭濱常擬報一飯一作况懷辭大

臣白鷗沒一作浩蕩萬里誰能馴末段感懷韋丈而致

波臨別纏綿之情甚

愧四句藉韋公為知己竊效四句不得志而思去矣今
欲四句欲去而不忍徑去常擬四句欲留而不能復留
也詩到尾梢他人幾於力竭公獨滔滔滾滾意思不
窮正所謂篇終接混茫也然須玩其轉折層次不可增
減非汗漫敷陳者比此章首段四句中二段各十二
句末段十六句收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世說范
逵深愧其厚意真言其懷抱之真如莊子云其為人
真書百僚師師史記相國位諸侯王百僚之上前
漢朱雲傳嘉猥稱雲後漢孔融傳猥惠書教曹植責躬
表猥垂齒召注猥曲也又解作還范滂傳所劾猥多此
詩言頻誦佳句也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
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前漢王吉傳吉守
子陽與貢禹為友書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
同也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仲尼弟子
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
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 吳越春秋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怏怏不平貌 西京賦大雀跋跋注跋跋行走貌 莊子石戶之農攜子入於海終身不返易林東入海口 裴讓之詩申胥欲去秦李斯上始皇書天下之士退而不西向裏足不入秦 詩終南何有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史記范雎傳一飯之恩必償後漢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 杜臆白鷗承入海來用海客事屬在自已說以東海望秦川則相去萬里矣 鮑照詩翻波揚白鷗 趙曰浩蕩或取流放之貌如離騷怨靈修之浩蕩或取曠遠之貌如楚辭志浩蕩而傷懷 東坡志林子美白鷗沒浩蕩言滅沒於烟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今按易林鳬遊江海沒行千里此沒字所本 阮籍詩雙翻凌長風須臾萬里逝 顏延之五君詠龍性誰能馴馴馴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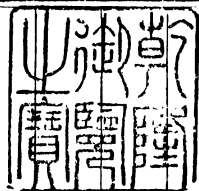
范元實詩眼曰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贈璘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已備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而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將東入海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

之變體可也又曰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此
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不忍決去之意
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韋別之意
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
此然後可謂頓挫高雅矣董養性曰篇中皆陳情
告訴之語而無干望請謁之私詞氣磊落傲晚宇宙
可見公雖因躓之中英鋒俊彩未嘗少挫也王嗣
奭曰此篇本古詩而頗帶排句以呈左丞故體近莊
雅耳通首直抒隱衷如寫尺牘而縱橫轉折感
憤悲壯之氣溢於行間纏綿躊躇曲盡其妙
東臯雜錄或問荆公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
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嚴羽曰五言始於李陵以興在漢故云古詩
相曰獨孤及云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
蘇李盛於曹劉當漢魏之間雖已樸散為器作者猶
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

味之嘆 徐用吾曰五言古詩或引興起或賦比起
須要用意深遠託詞溫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
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閒適寫景要雅淡推人
心之至情摹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婉
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遺意 范梈曰五言長篇法
有四要曰分段過脉回照讚歎先分為幾段幾節每
節句數多少要畧均齊首段是叙予一篇之意皆含
在其中結段要照應起段且選詩分段節數要均三
句則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則皆不參差惟工部夔
州後詩間有錯綜然亦不太長太短也次要過句名
為血脉此處用兩句一結上一生下也回照謂十步一
回頭以照題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語以讚歎之方不
甚迫促長篇怕離亂一意為一段以上四法備於北
征詩舉一隅之道也 胡應麟曰四言簡質句短而
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丈
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兩漢以還文人藝士平生

精力咸萃斯道 又曰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滿於魏
體排於晉調流於宋格喪於齊 又曰兩漢之詩所
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唯里巷歌謠匠心信
口即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氣工巧備出天
造 又曰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
異支流原委譜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
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
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
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
踪太白綜橫亦鮑近躡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
漢魏祖述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又曰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有以和平渾厚
悲愴婉麗為宗者即前所列諸家有以高閒曠逸清
遠玄妙為宗者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但其
格本一偏體靡蕪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選不宜
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考前人遺集靡不

者中唯右丞才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反方諸子餘
雖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強
又曰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
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
撮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淳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
者不無軒輊王世貞曰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
華靡固沿陳隋之遺而骨氣翩翩意象老境則超然
勝之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寄託大阮傲加斷
裁而天韻不及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
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
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大約五言選
體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
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然太白
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不
倫乃欲使之奪
曹氏父子耶



杜詩詳註卷一